

邪的官吏，民众就安居乐业。民众安居乐业，农业就不受妨害。官员减少，赋税不繁多，民众不劳苦，干农活的时间就多。干农活的时间多，赋税又不繁重，农业再不受妨害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17 加重关口和集市的商品税，这样，农民就不愿经商，商人就会有疑虑和消极情绪。农民厌恶经商，商人有疑虑消极情绪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18 根据商人家里的人口摊派公差，他们的奴仆必须按名册服役。这样，农民就比商人少出公差。农民公差少，好地就荒不了；商人公差多，那些往来赠送的礼品，就不能贩运到各县去。这样，农民就不会挨饿，办事也不讲排场。农民不挨饿，办事不讲排场，对官家的事就做得快，对自己的事情也不会耽误。这样，农业生产必然得到发展。农业生产得到发展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19 命令给官府送粮食的人不准收运费，回来时也不准许揽载私人的货物，在服役时，车、牛、载重必须和官册上预先登记的一样。这样，就去得快，来得快，送粮就不会耽误农业生产。送粮不耽误农业生产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20 不准请求官吏允许给罪人送饭，这样，奸民就没有人支持。奸民没有人支持，做坏事就得不到鼓励。做坏事得不到鼓励，奸民就无处依附。奸民无处依附，农民就不受损害。农民不受损害，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。

农战第三

〔内容提要〕 农战论述的是重农重战。文中反复指出，农战是治国的要领，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，“国之所以兴者，农战也”，“国待农战而安，主待农战而尊”，认为唯有专一于农战才可以成就王业。文中主张，必须根据人们在农战中的功绩授爵任官，反对任用“巧言辩说”的游士说客。文中还主张要把尽可能多的民众集中到农战方面来，强调平日定要“令民归心于农”，并以此为基础加强战备。这些主张以及商鞅在变法中推行的奖励耕战政策，对于秦国变贫弱为富强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，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。

重农重战，是我国古代法家一贯的重要思想，而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论述这一思想的是商鞅。商鞅的农战思想以及实行农战的具体措施，在本书其它许多篇还反复论到，本篇则重点在于阐述农战的重要意义。

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^①，官爵也；国之所以兴者，农战也。1
今民求官爵，皆不以农战，而以巧言虚道^②，此谓劳民^③。劳民者其国必无力，无力者其国必削^④。

①人主，国君。劝，鼓励。 ②虚道，空论。 ③劳，病，害。劳民，使民受害。 ④削，削弱。

2 善为国家者^①，其教民也，皆作一而得官爵^②，是故不官无爵^③。国去言则民朴^④，民朴则不淫^⑤。民见上利之从一空出也^⑥，则作一。作一则民不偷营^⑦，民不偷营则多力，多力则国强。今境内之民皆曰：“农战可避，而官爵可得也。”是故豪杰皆可变业^⑧，务学《诗》、《书》^⑨，随从外权^⑩，上可以得显^⑪，下可以求官爵；要靡事商贾^⑫，为技艺^⑬，皆以避农战。具备，国之危也，民以此为教者，其国必削。

3 善为国者，仓廩虽满不偷于农^⑭，国大民众不淫于言^⑮，则民朴一^⑯。民朴一，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。不可巧取则奸不生，奸不生则主不惑。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，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，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^⑰。是故进则曲主^⑱，退则虑私。所以实其私^⑲，然则下卖权矣^⑳。夫曲主、虑私，非国利也，而为之者，以其爵禄也^㉑；下卖权，非忠臣也，而为之者，以末货也^㉒。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^㉓：“多货则上官可得

①为，治理。 ②作一，从事于一，指专一农战。 ③不官无爵，意思是说，不专一农战的人不给他官职和爵位。 ④去，废除。言，指上文的巧言虚道。

⑤淫，放荡。 ⑥上，国君。空，通“孔”。一孔，一个途径，这里指农战。

⑦偷营，从事不正当的经营，这里指做违反农战的事。 ⑧豪杰，主要指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的人。变业，改行。 ⑨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儒家的经典《诗经》和《尚书》。

⑩随从外权，指追随其他诸侯国的势力。 ⑪显，显赫的名望、地位。

⑫要靡（yāo mǐ 腰迷），微小，这里指社会地位较低的人。事商贾（gǔ 古），经商。

⑬为技艺，搞手工业。 ⑭廩（lǐn 凛），粮仓。偷，苟且，马虎。 ⑮淫，过度，泛滥。不淫于言，对空谈不任其泛滥。

⑯朴一，朴实专一。 ⑰常，常规，正常途径。 ⑱曲主，曲意逢迎国君。一说，曲，邪。曲主，诱使国君做坏事。

⑲实，满足。实其私，满足他们的私利。 ⑳卖权，弄权，指滥用职权。

㉑以，为了。禄，俸禄。 ㉒末，逐，追求。货，财物。一说，末货，对“本物”而言，指农产品以外的财物。 ㉓冀（jì 计），希望。迁，古时调动官职叫迁，一般指升官。

而欲也。”曰：“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^①，则如以狸餌鼠尔^②，必不冀矣；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^③，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^④，愈不冀矣^⑤。二者不可以得迁，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^⑥，而以求迁乎？”百姓曰：“我疾农^⑦，先实公仓，收余以食亲^⑧，为上忘生而战，以尊主、安国也。仓虚、主卑、家贫，然则不如索官^⑨。”亲戚交游合^⑩，则更虑矣^⑪。豪杰务学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随从外权，要靡事商贾，为技艺，皆以避农战。民以此为教，则粟焉得无少^⑫，而兵焉得无弱也。

善为国者，官法明^⑬，故不任智虑^⑭；上作一，故民不营私^⑮，则国力抟^⑯。国力抟者强，国好言谈者削^⑰。故曰：农战之民千人，而有《诗》、《书》辩慧者一人焉，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；农战之民百人，而有技艺一人焉，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。国待农战而安，主待农战而尊。夫民之不农战也，上好言而官失常也。常官则国治^⑱，一务则国富。国富而治，王之道也。故曰：王道作外^⑲，身作一而已矣。

今上论材能智慧而任之，则智慧之人希主好恶^⑳，使官制物^㉑，以适主心^㉒。是以官无常，国乱而不一，辩说之人而无

①事，事奉，这里指贿赂，买通。 ②狸，猫。餌，诱饵。 ③情，实，真实情意。 ④绳，墨线。乘，加在上面，指打墨线。枉木，弯曲的木材。 ⑤愈，越，更加。

⑥焉得，安得，怎么能。 ⑦疾，急，勉力。疾农，积极干农活。

⑧食（sì 四）亲，奉养父母。 ⑨索，求。 ⑩合，相同，一致。 ⑪更虑，指改变务农主意。

⑫粟，谷。这里泛指粮食。 ⑬官法明，任用官吏的制度严明。 ⑭不任智虑，不用离开法度的所谓“智谋”。

⑮营私，指干农战以外的事。 ⑯抟（tuán 团），聚，集中。 ⑰好（hào 号），喜好。言谈，指不切实际的巧言辩说。

⑱常官，按正常途径任用官吏。 ⑲作，疑是“亡”的误字。亡，同“无”。王道无外，王道不是别的。 ⑳希，望，指迎合。 ㉑使官，利用职权。制物，处理政务。 ㉒适，适合。

法也^①。如此，则民务焉得无多，而地焉得无荒？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礼、乐、善、修、仁、廉、辩、慧^②，国有十者，上无使守战。国以十者治，敌至必削，不至必贫。国去此十者，敌不敢至，虽至必却^③。兴兵而伐必取，按兵不伐必富。国好力者以难攻^④，以难攻者必兴；好辩者以易攻，以易攻者必危。故圣人明君者，非尽能其万物也，知万物之要也。故其治国也，察要而已矣^⑤。

6 今为国者多无要。朝廷之言治也，纷纷焉务相易也^⑥。是因其君昏于说^⑦，其官乱于言，其民惰而不农。故其境内之民，皆化而好辩、乐学^⑧，事商贾，为技艺，避农战。如此则不远矣^⑨。国有事^⑩，则学民恶法^⑪，商民善化^⑫，技艺之民不用^⑬，故其国易破也。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^⑭，故其国贫危。今夫螟、螽、蚘、蠊^⑮，春生秋死，一出而民数年乏食。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，此其为螟、螽、蚘、蠊亦大矣！虽有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乡一束，家

①无法，无视法令。 ②礼，指西周以来旧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。乐，和旧的礼节仪式相配合的音乐。善，指维护奴隶制道德规范的伪善行为。修，指不合法治要求的修养方式。廉，顽固不化。辩，巧言诡辩。 ③却，退却。 ④好(hào)力，注重实力。难，民众所畏难的事情，即农战。攻，治理。 ⑤察，明察。要，要领，纲要。 ⑥纷纷焉，杂乱的样子。易，改变。相易，这里指都想以自己的观点改变对方的观点。 ⑦昏(hūn)，不明，糊涂。 ⑧化，变化。这句意为：都变得喜好争辩、乐于各种学问。 ⑨不远，不长久。这句意为：这样下去，国家离危亡就不远了。 ⑩国有事，指国家有战争等大事。 ⑪学民，指游学的人。 ⑫化，古“货”字，指做买卖。善化，指商人善于做投机买卖。 ⑬不用，不肯替国家出力。 ⑭游食者，在外游荡混饭吃的人，主要指游士、食客等。 ⑮螟(míng)，一种专吃庄稼苗的害虫。螽(lè)，一种吃苗叶的害虫。蚘，当作蚘(hé河)。蚘(zhú逐)，一种吃豆类作物的青虫。

一员^①，犹无益于治也^②，非所以反为之术也^③。故先王反之于农战。故曰：百人农，一人居者王^④；十人农，一人居者强；半农半居者危。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^⑤。国不农，则与诸侯争权^⑥，不能自持也，则众力不足也。故诸侯挠其弱^⑦，乘其衰^⑧，土地侵削而不振，则无及已。

圣人知治国之要，故令民归心于农。归心于农，则民朴而7可正也^⑨，纷纷则易使也^⑩，信可以守战也^⑪。一则少诈而重居^⑫，一则可以赏罚进也，一则可以外用也^⑬。夫民之亲上死制也^⑭，以其旦暮从事于农^⑮。夫民之不可用也，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^⑯，商贾之可以富家也，技艺之足以糊口也。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^⑰，则必避农。避农，则民轻其居^⑱。轻其居，则必不为上守战也。凡治国者，患民之散而不可转也^⑲，是以圣人作一，转之也。国作一岁者，十岁强；作一十岁者，百岁强；修一百岁者，千岁强。千岁强者王。君修赏罚以辅一教^⑳，是以此教有所常，而政有成也。

王者得治民之至要^㉑，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，不待爵禄而8民从事，不待刑罚而民致死^㉒。国危主忧，说者成伍^㉓，无益

①一员，一卷。 ②犹，仍，还。 ③反之，指从贫危回到富强。 ④居，指闲居而不务农。 ⑤欲民之农，要民众从事农业。 ⑥争权，指和诸侯抗衡，争夺对全中国的统治权。 ⑦挠，扰乱。 ⑧乘，欺凌。 ⑨正，治理。 ⑩纷纷，众多的样子。 ⑪信，诚实。 ⑫重居，看重自己的田宅，不轻易迁移。 ⑬外用，用来对外作战。 ⑭死制，愿为法制效死。 ⑮旦暮，早晨晚上，从早到晚。 ⑯游士，游说的人。 ⑰三者，指文中提到的三种人。便且利，便利。 ⑱轻其居，轻易离家外流。 ⑲患，忧虑，担心。 ⑳修，明定。辅，辅助。一教，指用统一的原则（农战）来进行教育。 ㉑至要，最根本的要领。 ㉒致死，肯于效死。 ㉓成伍，成群结队。

于安危也。夫国危主忧也者，强敌、大国也。人君不能服强敌、破大国也，则修守备，便地形^①，转民力，以待外事，然后患可以去，而王可致也。是以明君修政作一，去无用，止浮学事淫之民^②，一之农^③，然后国家可富，而民力可转也。

9 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，而强听说者^④。说者成伍，烦言饰词^⑤，而无实用。主好其辩，不求其实。说者得意，道路曲辩^⑥，辈辈成群^⑦。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^⑧，而皆学之。夫人聚党与^⑨，说议于国，纷纷焉。小民乐之，大人悦之。故其民农者寡，而游食者众。游食者众则农者殆^⑩，农者殆则土地荒。学者成俗^⑪，则民舍农，从事于谈说，高言伪议^⑫，舍农游食，而以言相高也^⑬。故民离上^⑭，而不臣者成群^⑮。此贫国弱兵之教也。夫国庸民以言^⑯，则民不畜于农^⑰。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、辟土也^⑱，惟圣人之治国作一，转之于农而已矣。

①便，习，熟识。 ②浮学，巧言空谈，不切实际的所谓学问。事淫，从事不正当职业，指不从事农战。 ③一之农，使他们专一于农。 ④强（liàng 匠），硬要，偏爱。 ⑤烦言饰词，烦琐、华而不实的言论。 ⑥曲辩，巧辩，诡辩。 ⑦辈辈，一批批，一伙伙 ⑧取，取悦。王公大人，这里指有尊贵地位的人。这句意为：民众看到他们可以取得王公大人的欢心。 ⑨聚党与，聚集同伙。 ⑩殆（dài 代），通“怠”，怠惰。 ⑪俗，风气。 ⑫高言伪议，高谈阔论，没有根据。 ⑬相高，互争高低。 ⑭离，背离。离上，背离国君。 ⑮不臣者，不服从国君的人。 ⑯庸，通“用”。任用。 ⑰畜，止，停留。 ⑱辟，开辟，扩大。

译文

国君用来鼓励民众的是官职和爵位，国家赖以兴盛的是农¹耕和作战。如今使民众求得官爵，都不是靠农战，而是靠花言巧语、虚伪说教，这就叫加害于民。加害于民国家就必然无力，无力的国家就必然削弱。

善于治国的国君，他教育民众，都要专心农战才能取得官²爵，不从事农战就得不到官爵。国家去除巧言辩说，民众就朴实，民众朴实就不放纵。民众见到国君给他们的名利只能从农战这个途径取得，就专心农战；专心农战，民众就不做违反农战的事；不做违反农战的事，实力就大；实力大，国家就强盛。如今国内的人都说：“农战可以逃避，而官爵照样可以取得。”这样，有社会地位有影响的人都要改行，专力去学习《诗》《书》，追随国外势力，搞得好的可以身居显要，差一点的也可以取得一个官职；一般的人就去经商、搞手工业，他们都是为了逃避农战。具备上述情况，国家就危险了。民众都以上述两种人作榜样，国家就必然削弱。

善于治国的国君，粮仓虽满，对农耕也不放松；国大人多，³对空谈也不任其泛滥，民众就朴实专一。民众朴实专一，官爵就不能用奸诈巧辩的手段取得。不能用奸诈巧辩的手段取得官爵，奸民就不能存在下去；奸民不能存在，国君就不会受迷惑。如今国内的民众和有官爵的人，看见朝廷上可以用巧言辩说取得官爵，从而官爵的授予失去了常规。因此，那些官吏上朝就诱惑国君，退朝就图谋私利，以此来满足他们的私欲，这样他

他们在下面就要滥用职权了。诱惑国君，图谋私利，本来不符合国家利益，而他们却要这样做，就是为了爵位和俸禄；在下面滥用职权就不是忠臣，他们所以这样做，就是为了追求财物。这样，希望高升的小官都说：“财物多了，当大官的欲望就可以达到了。”又说：“我不用财物贿赂上司，而要升官，就象用猫当诱饵引诱老鼠一样，必然没有希望；如果以诚实的态度服事上司，而想要升官，就象拉着断了的墨线来取直弯曲的木材一样，更没有希望了。这两样都不能升官，那么，我怎能不到下边扰乱百姓、搜刮财物去贿赂上司以求得升官呢？”老百姓说：“我努力干农活，首先交公仓，再收拾余粮养活亲人，还舍生忘死地为国君作战，原是为了尊崇国君，安定国家。到头来粮仓空了，国君的威望也下降了，自己的家也穷了，看来就不如谋求一个官做。”亲戚朋友都这样认识，原来务农的主意就改变了。于是有社会地位有影响的人，就专力学习《诗》《书》，追随国外势力钻营做官；一般的人就经商，搞手工业，都以此来逃避农战。如果民众以这两种人作榜样，那么粮食怎能不减少，而兵力又怎能不削弱呢？

4 善于治国的国君，任用官吏靠严明的法度，所以不任用卖弄智谋的人；国君注重农战，因此民众就不干农战以外的事，这样国家的力量就集中。国家力量集中就强盛，国家崇尚空谈就衰弱。所以说，从事农战的有一千个人，而学《诗》《书》、能说会道、耍小聪明的人只要有一个，这一千个人对农战也就泄劲了。从事农战的有一百个人，而搞手工业的人只要有一个，这一百个人对农战也没有劲头了。国家靠着农战才能得到安定，国君靠着农战才能得到尊重。民众所以不从事农战，是因为国君喜好空谈和任用官吏失去常规。按常规任用官吏，国家就能治理好；民众专一从事农战，国家就能富强。国家富强而又治

理得好，才是成就王业的途径。所以说，成就王业的途径不是别的，只是国君重农战罢了。

如今国君按照人们的才能和智慧来任用官吏，这样，有智慧的人，就会迎合国君的好恶，利用职权，擅自处理政务，以博得国君的欢心。因此，任用官吏没有常规，国事纷乱，漫无准则，那些善辩游说的人就无视国家的法度。这样，民众所追求的事怎能不多起来，而土地怎能不荒芜呢？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礼、乐、善、修、仁、廉、辩、慧，国家有了这十种东西，国君就没有民众可以用来防守和作战。用这十种东西来治理国家，敌人来了，国土必然受到侵犯；敌人不来，国家也要贫困下去。国家清除掉这十种东西，敌人便不敢来，虽来，也必然被打退；举兵攻打别国，必定取胜；按兵不去攻打，国家也必定富足。重农战的国家就是用实力攻打别国，用实力攻打别国的必然兴旺；喜好辩说的国家就是用空言攻打别国，用空言攻打别国的必然危亡。因此，圣人和明君并不能完全知道万事万物，只是知道万事万物的要领。所以他们治理国家时，只要仔细考察万事万物的要领就行了。

如今治国的国君多数没有掌握要领。在朝廷上谈论治国的办法，乱哄哄地互相争执不休。于是国君被各种说法弄得糊里糊涂，官吏被各种言论搞得晕头转向，民众也松松垮垮不干农活。所以国内的民众都变为喜好争辩，乐意学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经营商业，搞手工业，逃避农战。这样下去，离国家的危亡就不远了。一旦国家有重大事变，游学的人就诋毁法令，商人就投机取巧，手工业主就不肯出力。因此，这样的国家容易被攻破。务农的人少，吃闲饭的人多，这样的国家必然贫穷危险。比如吃庄稼的螟、蝗、蚰、蛄几种害虫，春生秋死，出现一次，民众

就几年没有饭吃。现在一人种田，而百人吃闲饭，这些吃闲饭的人是比螟、蝗、蚰蛄损害庄稼更严重啊。虽然每乡有一捆《诗》《书》，每家有一个念《诗》《书》的人，可是对于治理国家没有一点好处。这不是从贫危回到富强道路的办法啊！所以有作为的帝王主张改变这种状况，总是要民众返回到农战道路上去的。因此说，百人务农，一人坐吃，国家就能成就王业。十人务农，一人坐吃，国家就能强盛。一半人务农，一半人坐吃，国家就危险。因此治国的国君都要民众到农业上去。国家不注重农业，和其他诸侯国争权，就不能自保，因为人民的力量不够啊。因此别的诸侯国就要利用它的虚弱来进攻骚扰，趁它衰弱的时候加以欺凌，土地被侵占而国力不振，到那时采取措施也就来不及了。

7 英明的国君懂得治理国家的要领，所以叫民众把心思放在务农上。民众把心思放在务农上，那么，民众就朴实而便于统治，民众即使再多也容易役使，民众诚实就可以防守攻战。民众专一农战就很少有奸诈行为，而且能安心定居；专一农战就可以用赏罚来激励他们；专一农战就可以用他们来对外作战。民众所以亲附国君为法令而死，正是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从事农业。民众所以不听使役，是因为他们看到说客服事国君可以抬高身价，商人可以发家致富，从事手工业能够衣食自给。民众看到这三种人既舒适又有利，就必然逃避农耕。逃避农耕，民众就不安居。不安居，就必然不能为国君防守和作战。凡是治理国家的人，总是担心民众大量离开土地而不能集中，因此英明的国君要民众专心农战，就是为了把力量集中起来。国家专一农战一年，就十年强盛；专一农战十年，就百年强盛；专一农战百年，就千年强盛。千年强盛的就可以为天下王了。国君明定赏罚是用来辅助专一农战的教育，因此教育有常规，治

理有成效。

成就王业的国君掌握了治理民众的要领，所以无须用赏赐，⁸民众就亲附国君；无须用爵禄，民众就从事农耕；无须用刑罚，民众就肯为国卖命。当国家临危国君忧愁的时候，即使说客成群结队而来献计，对国家转危为安也毫无益处。国家危急、国君忧愁的情况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面临着强敌、大国的威胁。国君不能用高谈阔论来制服强敌，打败大国，就必须加强防守和准备，熟悉便于防守的地形，集中民力，用来对付入侵之敌，然后外患可以消除，而成就王业的目的才可以达到。因此明君改革政治专一农战，抛弃没用的东西；禁止人们学习浮夸的空谈和不干正事的人，使民力专一到农业生产上来，然后国家才能富足，而民力才能集中。

如今各国国君都担心国家的危亡和兵力的薄弱，却喜欢听⁹信说客们的言论。说客成群结队，唠唠叨叨，咬文嚼字，毫无实用。国君喜好他们的辩说，却不顾是否行之有效。说客们得意忘形，街头巷尾，胡拉乱扯，一群一伙到处都是。民众看到他们可以捞到高官厚禄，便都学习他们。这些人结成党羽，在国内议论纷纷。一般人乐意这样，王公大人也喜欢这样。所以民众从事农业的就少，而闲游混饭吃的人就多。游手好闲的人多了，农民就泄劲了，农民泄劲，就会造成土地荒芜。仿效说客成为风气，民众就放弃农业，摇唇鼓舌，高谈阔论，信口开河，放弃农活，闲游混饭吃，各以空谈互争高低。因此，民众背离国君，不听从法令的就越来越多。这是贫国弱兵的教育。国君用人只凭空谈作标准，民众就不乐意务农。因此只有明君才懂得空谈是不能加强兵力，扩大国土的。只有圣人治理国家才专一农战，把民力集中到农业生产上来。